

感性散文系列

# 女子树

吴丽嫦  
著

漓江出版社



1083055

I 267

<P53>

# 女子树

吴丽嫦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

庞怡

封面设计

唐 毅

# 女 子 树

吴丽嫦 著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 新华书店 发行 浦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43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ISBN 7—5407—1281—3/I·884

---

定价:4.40 元

00000001

## 序

吴丽嫦的散文在散文园地里扬起了阵阵清风和圈圈涟漪，她的笔墨在读者中已不陌生，评论界对她也有褒奖。我对吴丽嫦的散文发生浓厚兴趣，是由于读了她的《访从文故居》。作者对悄悄离世的作家的诚挚情感，深深打动了我。沈从文先生于1988年5月以86岁高寿与世长辞以后，出于自己青年时代初学写作时曾受到他的帮助，更由于对他风格独特的作品和宽厚的处世态度的尊敬，我含着悲痛阅读了很多篇悼念文章。就在这时候，吴丽嫦从浙中一个小县跑到了湘西古城凤凰，为访问从文故居，茫然踟躅街头，却许久找不到她要朝拜的“圣庙”。无论是年轻的妹崽还是身背背篓的老翁，都不能告诉她从文故居的所在，使她迸泻出了惶惑的一笔：“凤凰是小城，中外闻名的大作家为何轰动不了这座小城？”这一笔也使我震惊，也使我伤心，这是作家沈从文先生多么悲凉的气氛。

从这篇独特的访问记开始,我陆续阅读了收容在这个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更使我获得了简直可以说是无惊讶的亲切感,因为作者抒写得最多的是她家乡的事物,而她正和我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代人,对乡土有共同的情感,我熟悉她所抒写的一切。无论是《土花布瓜棚》里的瓜棚和黄金瓜,《扁担精的儿子》里的挑夫生涯,《爽心亭的故事》里的亭子和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家乡灯话》里的彩灯,《最后一株棕榈》的棕榈树,《草垛》里的草垛,《沉积土,那般柔细》里的泥巴和童年伙伴,《玉溪鸭客》里的赶鸭人,以及《女子树》里坐在皂角树下的母亲,所有这些,都是我所十分熟悉的。读着这些篇章,不仅使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而且闻到家乡的泥土气息,看到了家乡奶娘和母亲们昔日愁苦的面容。我完全能够体会到作者记述这些往事时的心情,以及由于对家乡的眷恋而流露出来的悲伤。

我曾经说过:“正是对乡土和母亲的感情使我走上文学道路。”又说过:“在我的观念里,母亲是和乡土联系的,对乡土的感情就是对母亲的感情,或是同一的东西。”读了吴丽嫦这些乡情浓烈的作品,我觉得她也在走着类似的文学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抒写家乡旧事的作品能够牵动我感情的缘故。

很明显,作者怀着对乡土的热爱,家乡风情才能得到尽情的展现,笔下才能流露出深沉的绵绵情意。作者还尽情地描绘了江南的山山水水,浙东曹娥江浙南瓯江浙西新安江和著名的富春江。我非常喜欢那篇《舴艋舟》。浙

江水乡多的是这种蚱蚂似的小船，作者从小船的颠簸中引起无限的联想，从小船飘荡的漫长历史中串联起许多古今悲欢，优美的文字给人艺术美感的同时又传达出世事沧桑的伤感。另一篇《放排瓯江》采取的是一种记录沿途见闻的方式，作者置身于瓯江的大木排上时，觉得自己面临着一片坦荡的新天地，“两岸青山，一江玉浆琼液，照映着天，照映着人和排上的寮棚，一尘不染。”但作者在描述这种大自然的赐予时，并没有忘记和平宁静的神话联系着人的命运，现实生活里的畲族姑娘雷桐花因不如意婚姻跳江，“山上的白色桐花开了，尸体随桐花瓣漂流到丽水城。”而木排经过出产美石的青田县境，作者又联想起明初散文家刘基蒙受政治陷害的悲剧遭遇。到了瓯江口的温州，却又因江心寺而想起曾在寺内苦读的王十朋，他得中状元后到福建泉州作官时被诬为贪污削职回到江心寺积郁而死的往事。请看，一条风景如画的瓯江竟然成为多少人间悲剧的见证者，我能想象作者当时那种凄楚的心境，而在抒写富春江沿岸船民、密工命运改变的《今古三江口》、《天街》等等篇幅中，作者由衷地唱起了婉约的赞歌。这些作品中，既富有生活气息又饶有诗意。吴丽嫦具有一颗女性善感的心和一支多情的笔。我这样反复地强调，并不是在开导读者，读者会有自己的发现，我是为了强调作者的真情实感对写作散文是多么重要，吴丽嫦恰巧在这方面显示出散文创作的特色。

不错，好的散文作品总是感情的结晶。在艺术世界里，真挚的感情最具感染力，它是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散

文的灵魂。做作出来的感情是虚假的,我觉得吴丽嫦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感情很朴实真挚。她写的人和事,都很平凡普通,但是经她浓郁的感情渲染,就能引人共鸣了。

所以我认为对事物的善感,或者说对事物的深刻憬悟,这首先是个秉赋问题,但也和作家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不是曾经有人说过,作品只是作家的自叙传吗?因为作家所写的总是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刻的,散文在这点上可能最直接最显著。没有善感的心灵,你在世间万物中将是某种程度的盲人。而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散文家,正是这种重要素质的可羡慕的享有者。

读过吴丽嫦散文的人都会感觉到,和这种善感的心灵相适应,吴丽嫦还有一支颇能传情的笔。作家的本职并非专在咀嚼一己的悲欢,更在把感情充分地传达给读者。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位女散文家的作品,几乎无例外地是一种抒情的篇章。作者在传达自己对所见的一事一物的感受时,仿佛忘记了有读者,她只是把内心世界悄悄敞开,轻言细语地自诉衷情。这里面既没有矫饰,也没有夸张,只有纯真和朴质。这样,就形成了她独有的婉约淡雅的风格。这种风格之所以贯彻在整个集子里,就是依靠一支和她善感的心灵十分谐和的传情的笔。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下作者的一篇《徜徉小巷》,这是一篇诗一样“言志”的作品。城中有一条还没有装上路灯的小巷:“小学生时走这条小巷,工作了还走这条小巷;考试失败了,徜徉小巷,工作困惑时,也徜徉小巷。”这该是她最习熟的了。“现在又有新感受,我这样写散文,不也是

走在文学小巷里吗？”于是，她就描写起那条叫“女儿井巷”的小巷来了，觉得它的冷清能带来温存，这冷清正如散文，能带来“袒露自我”的幸福。小巷的寂寞也正如散文，即使在“寂寞中生，寂寞中灭”，她也不愿打破寂寞。她甚至觉得“寂寞是一种美”，“当小巷寂寞到像片净土的时候，它的美也达到了极致。”读这篇富有寓意的文章，我觉得颇能理解作者在小巷里写作散文的心情。我也想，作家所走的总是一条寂寞的路，或者说，只有甘于寂寞的人才会来走文学的路。我同意作者启迪性的最后描写，这条路啊，“凌晨星光下，淡淡曙色中”，“像含羞草一样美好啊！”

作者的小巷能通向“大街”的，我希望她不疲倦地走下去！

王西彦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

# 目 录

序 ..... 王西彦(1)

诗墅漫忆 ..... (1)

枇杷树下 ..... (5)

爽心亭的故事 ..... (9)

小店春宵 ..... (15)

枯萎了的含羞草 ..... (21)

月露滋润 ..... (23)

蘸海走笔 ..... (29)

    回眸三门

    船女与泉

    大陈之思

海 简 ..... (33)

如梦的炊烟 ..... (35)

|                |       |
|----------------|-------|
| 舴艋舟 .....      | (38)  |
| 情系故土小桥头 .....  | (43)  |
| 奶 娘 .....      | (49)  |
| 孔雀冠 .....      | (55)  |
| 山那边有盏天灯 .....  | (60)  |
| 神 峰 .....      | (62)  |
| 武夷山有片忘忧草 ..... | (66)  |
| 扁担精的儿子 .....   | (71)  |
| 寻子草笑了 .....    | (76)  |
| 机声深处 .....     | (81)  |
| 女子树 .....      | (85)  |
| 南星桥的记忆 .....   | (90)  |
| 家乡灯话 .....     | (93)  |
| 桥 .....        | (96)  |
| 土花布瓜棚 .....    | (98)  |
| 十八曲探趣 .....    | (101) |
| 沉积土,那般柔细 ..... | (103) |
| 泷江思 .....      | (107) |
| 窗 花 .....      | (110) |
| 采菇记 .....      | (113) |
| 放排瓯江 .....     | (117) |

|              |       |
|--------------|-------|
| 桂树的怀念·····   | (122) |
| 枯泉的怀念·····   | (126) |
| 黄河浪·····     | (129) |
| 凡胎·····      | (132) |
| 秋郊·····      | (137) |
| 徜徉小巷·····    | (140) |
| 永不残缺的圆月····· | (144) |
| 今古三江口·····   | (149) |
| 樱 桃·····     | (153) |
| 玉溪鸭客·····    | (156) |
| “南八仙”·····   | (161) |
| 书 患·····     | (163) |
| 草 垛·····     | (166) |
| 最后一株棕榈·····  | (168) |
| 古道花楼·····    | (170) |
| 小 窗·····     | (173) |
| 杨梅湾旧事·····   | (178) |
| 黑男蓝女红姑娘      |       |
| 七十年代新嫁娘      |       |
| 小竹：伤心的外套     |       |
| 蓝衣队里花嫂子      |       |
| 紫色的印象·····   | (184) |

|                 |       |
|-----------------|-------|
| 天 街.....        | (188) |
| 天 语.....        | (194) |
| 月色沙滩.....       | (198) |
| 爷爷与荷塘.....      | (202) |
| 香 椿.....        | (204) |
| 竹 篁.....        | (206) |
| 石头与小花.....      | (210) |
| 访从文故居.....      | (217) |
| 岁寒三友.....       | (222) |
| 小窗随感 (代后记)..... | (227) |

## 诗墅漫忆

足迹所到之处，便是人生道路中的一个驿站。你在哪里逗留，不管时间多长多短，总要受到那个地方的陶冶；待要离它而去，走向另一个人生的驿站时，更会留恋难舍。而且，一旦离去，往往成为永别，只剩下萦回缭绕的一些记忆。

我总说，诗墅没有大红大绿，它赠给我留念的是一串淡紫色的牵牛花，这串牵牛花就是小镇人温柔的魂儿。

初秋的夜晚，忽然飘起蒙蒙细雨，天上不见一缕星光，只远远看到诗墅在原野的黑幕中发光。此刻，在夜行的寂寞中，我陡地感到，不相识的诗墅，作为我的目的地，是那样明亮地招引着我。初次相见，印象好极了。

繁华的厂区在小镇的边陲，我进入小镇古老的小街。细雨中，最使我欣喜的是两边突出到街心的屋檐。行走在这样的屋檐下，像走到自家的走廊上一样，什么雨水都湿不了你的衣裳，过百十米便有一盏街灯照着你。这样下雨不用撑伞的小街，很有意思地纵横相连着。临街的楼上，

如果有人吹笛，月亮当空，半街阴影半街明，不知会是个怎样的童话。

此时，我的肚子不停地叫唤起来。举目四望，街屋都熄灯了，我有些失望。忽然，在一条深巷里，“笃笃笃”的梆子声由远而近。在静夜的细雨中，梆子声也好像湿漉漉的，一滴滴落进我饥渴的嘴里。人，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发馋的，急急要看那敲梆子的人卖的是什么。像明白我心里似的，一盏桔黄色的风雨灯飘然出现在小街上。

“馄饨担！”我惊喜地呼叫起来。

馄饨担的炉火，在巷风里时时往外窜。窜出的时候，把挑馄饨担的人照得清清楚楚，她是个挺秀的女人。

“大嫂，还有没有馄饨？”

“馄饨一角二；馄饨面二角，给你放进时鲜的菠菜。”

“好好，来碗馄饨面。”

她的担子上，放着胡椒面、辣椒面、芝麻油。我吃着馄饨面，真想再浇点麻油到碗里。正好，大嫂说了：“不够味自己喜欢加点什么就加什么。”我一边拿起麻油瓶，一边说：“哦！怕大嫂要亏本了。”不料大嫂反问我：“说不定有天我端着饭碗串门到你家，你有菜不叫我吃？”我被大嫂的开朗豁达逗得十分开心，忘记了初到异地的生疏，加上馄饨面十分好吃，所以一直不忘诗墅吃的第一餐宵夜。（补充说一句，后来我真的看到诗墅人吃饭喜欢端着碗在邻居家聊着吃着。）我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悠忽间，馄饨担已被好几个人围着，我猜测她们是农村业余演员，脸上油彩还没有揩净，听到梆子声，匆匆赶来了。大嫂问她们今

晚演什么戏，她们说出一个有趣的戏名来：“李逵做新娘。”

大家吃好了，大嫂的馄饨担亮着风雨灯，在细雨中飘忽而去，梆子声响入另一条小巷。

这仅有的馄饨担，真如一朵素色的牵牛花，牵牛花一样的素色，点缀着诗墅的夜晚。

傍晚，黄昏，或者睡床上，听那小河畔、井台边此起彼伏的捣衣声，衣裳在水里霍霍濯动声，丝丝入耳，带给我几分莫名的销魂，不由自主地想起慈母洗濯童衣尿布的情景。遇上失眼的夜晚，我几乎经受不住。这捣衣声，声声震荡我对诗墅的“初恋”。那些洗净的衣裳里，有多少母子心、夫妻情、恋人意。我总没有听到像诗墅人洗衣这样认真捶捣的，也没见过洗衣的时间都集中在黄昏和夜晚的，也许它的小河畔、井台边有太多的青石板之故吧！

如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中，小河上有桨声轻悠悠地响过，那又是一种说不清的魅力，你会无缘无故被它牵动，随着那均匀的桨声，由隐约到清晰，又从清晰到隐约，人的思想也被带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使人感到诗墅外有个幽远幽远的世界，置身在无忧无虑的漂泊之中。

我还惊异诗墅的女人，天使一般。她们会撑船，会拉手推车，会上织布机，人人爱戴花。三月兰花、五月梔子、六月夜来香、七月吊金钟、八月桂子、九月芙蓉，月月有花戴，衣襟上、纽襟上、发夹上，都是点缀香色的所在。所以，诗墅清晨，卖花女独霸一方，吸引着大群女人，人如花，花如人，我毕生未见到过这种情景的。有次，我也挤进去，买



## 枇杷树下

在我的想象中，我们这幢楼大概像北京的四合院。可惜我未到过北京，到底是否像，不得而知。五年前，我就业走进这幢楼。楼房是古老的，屋檐很大，四面环抱，当中的天井五尺见方，终年射不进阳光。唯一的，天井上空，有一方蔚蓝的天空，云朵也停留不住，飘忽一下即便逝去。

第一天上班，天井上那株枇杷树，常绿的大叶子中间透出细微的暗香。有人说：“枇杷开花了！”

那天接着下雪。白雪把不显眼的小花遮没了。我第一次知道枇杷花开于冬季。那是多么令人疼惜的花期哟！

从此，我生活在这株枇杷树下，和它发生了感情。但五年过去了，我没见到它结出枇杷果。它能在冷峻的寒气里开花，为什么不能在春天里结果呢？我更加对枇杷树沉思了。

今年，我留意看了看，结出五个果子，但没成熟就坠地了。商店的姐妹抱怨说：“不会结果，要它何用，砍了吧。”不过谁也没有真的把它砍了。